

父亲爱好戏剧，尤其是京剧。还没电视的年代他从收音机上听，有了电视后从电视上看。他不但爱听爱看，演员的一招一式都能说出个午卯酉，剧中人物、故事、历史背景等等，更是能详尽地讲出来。

很多年前，在街上看到许多老年人手里都拿着唱戏机，放出的声音很响亮。我感觉挺好，立即想到给父亲买一个。转了许多商店，我选中一款，店主叫它“唱戏王”。它收集了京剧、吕剧、评剧、豫剧、黄梅戏等等几乎所有的经典唱段，而且操作简单，选择好曲目，按下开关，动听的声音瞬间绕梁。我毫不犹豫地买下送

我欠父亲一场戏

赵盛基

给了父亲。父亲很喜欢，闲暇时总要听上几段。

父亲喜欢，我很高兴，突然想到，父亲虽然从电视上看不少剧目，但还从来没在剧院里看过呢，如果能让父亲去剧院看一场京剧全本该多好啊！于是，我对父亲说：“爸爸，等我退休后，咱们一起去北京的大剧院看京剧。”父亲说：“票价便宜不了，算了吧。”父亲一生都是这样节俭。我说：

“管多少钱呢，咱又不是天天看。”父亲没答应，但脸上挂着笑。我心想，来日方长，等退休后再兑现诺言吧。

然而，来日并不方长，还没等到我退休，父亲突然病倒了。最后的日子里，已经喂不进饭了。我和弟弟妹妹不约而同地想到了“唱戏王”，就把它打开放在父亲枕边。果然有效，父亲听着喜欢了一辈子的京剧，慢慢地能吃上几口。我很欣喜，又心酸。

父亲走后，我懊悔至极，我还欠您一场戏呢！懊悔之余，我只能寄望于“唱戏王”，希望它陪伴在父亲身边，让父亲在天上能听到他钟爱一生的戏剧。



含苞欲放
汤青
摄

难忘新兵连

杨勤华

对于每个当过兵的人来说，新兵连的生活兴许是最为难忘的——它是将一个社会青年转变为一名军人的过程。

新兵连很苦很累，但同样有惊喜和快乐。记得刚到新兵连的第一天，我们就在班长的指导下，学习起叠被子和打背包。被子要叠成豆腐块一样的四方形，且还没有一点褶皱，刚发的被子很松软，叠起来要花很大工夫，叠出形状后需要细心打磨，班长不厌其烦地手把手教每个新兵，一种新鲜感和好胜心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。有个战友总是没法叠成有棱有角的形状，叠着叠着就赌起了气，甚至抹起了眼泪。班长见状来到他身边，好言抚慰鼓励并重新耐心示范，直到战友叠得有模有样。

训练开始后，首先要练习军人姿态，须将头昂起身体站直。为了练好军人姿态，通常要靠墙练习，做到头、肩、肘、屁股和脚后跟都贴在墙上，且目光平视两肩持平，在练习中不能有一丝晃动，如此从十分钟到半个小时，再到一个小时乃至两个小时，非常单调辛苦，一段时间的练习后，军人的姿态就真的显现出来了，无论站立还是行走，每个人都显得精神抖擞挺拔昂扬。

走队列看似简单，但是需要手脚协调，迈左腿挥右手，卖右腿挥左手，走正步亦是如此。一位江西战友身体协调性较差，无论是齐步走还是正步走，开始练习时都会同手同脚，在队列中常常引得大家发笑，战友自己也觉得很丢面子，下操后便勤加苦练，晚上大家休息了，他依然在路灯下认真练习。

新兵最盼的是信，1980年代还没有手机，长途电话也不是很顺畅，一般都是写信交流。我们每天都盼望着连部的通讯员尽快给大家取信，通常通讯员隔一天就去邮局取一次信，在训练结束时分给大家。一名浙江战友来新兵连半个多月没有收到家里来信，每次看到别的战友喜上眉梢地读信，就会泪眼汪汪。指导员知道后，便通过长途电话转接，花了九牛二虎之力让他同家里通了话，才得知家里的信寄错了地址，此后这位战友心情好了起来，训练也更刻苦了。

紧急集合是锻炼军人应急反应能力和身体素质的一种方式，新兵训练时通常在深夜进行，第一次

紧急集合就赶上了大雪天气，经过一天紧张高强度的训练，我们睡得很沉很香，忽然听到紧急集合的哨声及班长低沉的催叫声，从睡梦中醒来后都有点不知所措，在班长的紧迫催促下，大家才反应过来，摸黑快速穿衣和打背包，然后整装待发，此时，雪依然还在下着，积雪漫过了脚踝，我们在寒风中快速行进，刚开始时还觉得很冷，没多久全身已经湿透，再后来两只脚就机械地跟着前面的战友前进。一名芜湖战友因为背包打的不规范不紧实，途中被子从肩上散开了，他只好抱着被子一路紧跟，还摔了好几跤，最终在班长的帮助下才完成了五公里的紧急集合。所谓“吃一堑、长一智”，此事也让他明白了平时不刻苦，“战时”更遭罪的道理。

新兵连除了军事训练，还要参加劳动。训练基地是新建的营房，有一处场地需要平整，对于不少平时在家没有干过挖土抬泥活计的战友们来说，确实是一项很辛苦的活，每个人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，肩都红肿了，可是比起在水泥地上练习倒功还轻松一点，通常一个前倒、侧倒、后倒等，都要练上数百遍，手和身体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纵然如此，大家谁也不叫苦。

训练强度大，加上都是大小伙子，饭量陡然都增加了许多，早晨，三两个的馒头，至少要吃四个；中午和晚上，大米饭至少要吃两大碗。新兵连的伙食不算差，每天都有肉吃，虽然不多，比起那个年代在家里的伙食都要好。听江西农村来的战友说，他们在老家一个月也吃不上几回肉，新兵连的待遇简直太好了。

新兵连集训的时间一般需要三个月左右，听老兵们说下了连队就没有这么辛苦了，虽然大家盼着早一天下连队，可新兵连结束时，大家都依依不舍了，相互拥抱着眼泪不断。每一个战友都准备了一个笔记本，彼此让对方写下家庭住址和所分到的中队，便于日后联系。

从走出新兵连的那一刻起，每一个新兵都似乎成熟了许多，眉宇间多了一份阳刚之气，内心深处刻上了保家卫国的责任，更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希望！

最后一件蓑衣

鲁珉

国庆节回老家，一进老屋，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墙上挂的老物件，斗笠、草鞋、草帽、弓犁、算盘。其中最亮眼的是那件棕色的蓑衣。

那是爷爷制作的最后一件蓑衣。爷爷是村里制作蓑衣的师傅，带过好几个徒弟。爷爷制作的蓑衣不仅自己用，还送到供销社让他们代销，也算是远近闻名的棕匠师傅了。

老屋旁边一条小沟两旁，大大小小的棕树不规则地排列着，爷爷还从远处的山里挖了好多棕树，移栽在老屋的后面。每年冬天来临，就开始割棕皮。那些高高大大的棕树，一年会长出很多棕皮，可爷爷在一棵树上最多割七张，不会多割。爷爷总是说，不能太贪，棕树也有脸皮，不然来年就不会有好的棕皮了。

割下来的棕皮堆码在老屋前凉亭里。爷爷舀几瓢清水，喷洒在刚刚割下的棕皮上，然后将一个七齿钉耙倒绑在板凳上，将棕皮一遍又一遍在上面撕拉，目的是为了棕皮均匀地分离和柔软。其他没有撕拉的棕皮就浸在一只大木盆里，一般要在水里泡上一两天，再放在屋檐下阴干。

撕拉过后的棕皮变成棕绒了，爷爷开始将棕绒捻成细线。爷爷左手熟练地从棕绒堆里抽出灯芯粗细的棕绒，右手一个六角转架，将捻成的棕线绾好。看着棕线差不多够了，爷爷就开始铺垫蓑衣的底料。将一张大棕皮一分为三，小的一分为二，叠成小方形，一根一根地用棕线缝紧。最难做的是蓑衣的衣领，一个棕匠的技艺高低，几乎就体现在做衣领上。爷爷做的蓑衣领，样式好看，柔而不软，坚而不硬，大小恰到好处。

就这样，爷爷制作一件蓑衣前后需要四五天时间，若有其他的农活要做，时间还会拖得更长。做好的蓑衣形似规整的披风，坎肩、开襟、圆领，一应俱全，用时只要把脖颈处的棕绳对系后向下系在腰上即可。下摆很是宽松，可随意摆动，方便下地干活。而自家做成的蓑衣虽然笨重粗糙，也不能折叠，但它经久耐穿，遮雨性能好，沾上泥巴也很容易冲洗。棕丝不易腐烂，一件蓑衣要穿好多年。

看着那件蓑衣，从前的日子便浮现在眼前，只要下雨，爷爷和乡邻们总会披一件蓑衣，从田埂上走进田里。夏季是稻田，冬季是麦地。一头老牛，从不畏惧风雨，伸出冒着热气的舌头，将洒落的水珠卷进嘴里，细细品咂这雨的清凉。远远地看见，爷爷紧跟在老牛的身后，一声仿佛来自烟雨深处的嗥叫，让爷爷的脸上有了些许喜色。

如今，蓑衣离我们渐行渐远，直至湮没在历史长河中，可爷爷最后制作蓑衣的情形，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中，从未淡去。

